



珠海之行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伊始。毗鄰香港的深圳和毗鄰澳門的珠海,得風氣之先,成為城市經濟發展的龍頭。

深圳以香港為楷模,在城市建設上,跟在香港後面亦步亦趨。連高層建築的樣子,擁擠的道路,餐館、市場等等一切的一切,都走香港的路子,恨不得在中國這樣一塊遼闊的土地上,再建一個擁擠不堪的香港。

記得那時從香港過羅湖海關,再從羅湖搭車到深圳其他區域,常常比在香港搭飛機到了北京的時間還要長。

當然,那時候香港的經濟是繁榮的,內地的某些領導的眼光盯着香港看,大概以為這個地方繁榮了,那么一切照它的樣子做,繁榮就來

了吧。

一時間學習香港的樣子,不僅僅只是在城市建設方面。記得當時上海的廣播電台還設了一個上海人學廣東話的節目,大概以為方言也是令經濟繁榮的因素吧。那時上海的市長,就是現在還活着的江某某大人。

好在後來這件事煞了車,否則也許、大概、可能、說不定現在上海人都說了廣東話也不一定。

不過那時由於中國政府和英國政府已經簽訂了到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協定。而且正值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以非常優惠的政策大量吸引外資,精明的香港居民大批來國內投資做生意,因而許多香港居民倒是掀起一陣學普通話的熱潮。

本來要說珠海的,怎么一下子話頭卻說到了深圳和香港去了。其實在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居住在香港時,常常把深圳和珠海放在一塊兒說的。已經離開香港很久了,不知道現在住在香港的人,是不是依然把深圳和珠海作非此即彼的聯想。

八十年代的珠海,城市規模不大,印象深刻的是一所“珠海度假村”。環境優雅,安靜,

居住在香港,周末全家家寧願選擇在珠海度假,而捨棄跟香港亦步亦趨的深圳。來珠海,就住在“珠海度假村”。後來離開香港,就再也沒有來過。

這次到珠海,屈指一算,離開三十多年了,真是彈指一揮間啊!

三十多年,可想珠海的變化有多大。

朋友到機場迎接,直接驅車到了橫琴區。橫琴,在我印象中,還是一個荒島海灘,與澳門的一個島一水之隔。當時是許多亡命之徒偷渡到澳門的地方,所以那里駐紮瞭解放軍部隊,記得叫“鋼八連”什么的。

但現在的橫琴已經建設得非常漂亮,住宅區、商業區、旅遊區,規劃合理,建築櫛比鱗次。樓層雖高,高樓之間的距離相對開闊,比起上海或北京那種見縫插針密集的水泥森林式的高樓,讓人透不過氣來。

印象比較深的建築是“澳門大學”珠海校區、一所幼兒園和“海洋公園”以及與之配套的幾所星級酒店。

據說珠海的“海洋公園”規模和項目,遠遠超過“香港海洋公園”,由於自己已經不是遊玩“海洋公園”這種場所的年齡,所以並沒有實地參觀。但是看到吸引了大批聞名而至的中外遊客,可見對海洋公園的稱讚,所言非虛。

“澳門大學”珠海校區的規模很大,我所住的30層的酒店公寓,正好看到大學的全貌,建築整齊,佈局合理,功能齊全,中國大學跟國外大學的主要區別,就是中國大學都是用高高的圍牆與外界隔開,顯示了國情的異同。

朋友有一個五歲的孩子,平時送進一個幼兒園。幼兒園的設施非常完備,管理和教育也

非常優秀。送孩子進園先經過安檢,每個都需要孩子許經過醫務人員檢查。有晨練、昇旗儀式、有輪流讓孩子上台表演和表達。教室寬敞清潔,教師年輕專業。不論室內或室外,安排多樣形式的活動空間和器具。

許多家庭聞名而來,早上很早有很多開車一個多小時之外送孩子來的家庭,給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朋友帶我沿珠海著名的沿海濱的“情侶路”步行,觀賞海景,遠望“港珠澳大橋”。還開鎖兩部“共享單車”,沿“情侶路”中段,騎到了“野狸島”。參觀了才建成一年多的“珠海大劇院”。

有四十多年沒有騎過自行車了,現在以七十五歲的年齡,居然還能騎踏自如,自己也有點感到意外。

在珠海的最後一天,朋友特地帶我去參觀了還基本保留原生狀態的“淇澳島”抗英遺址。數門古老的鐵炮,訴說了100多年前,淇澳島的漁民,自發抗擊英國侵略者的光輝戰果,迫使英國人簽訂了包括賠償3000兩白銀在內的一系列懲罰條約,這是清末中國抵禦外族侵略歷史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勝利,和得到的唯一一次賠款。

在珠海幾日之中,受到好朋友的熱情招待。還有特地從成都、鄭州、廣州前來的朋友歡聚,也受第一次見到做了幾年詩友的朋友的接待,並陪伴參觀。

對於友情的享受,才是時隔三十年珠海之行最令人難忘的。

匹茲堡海老 KK
2018/12/17 于匹茲堡維羅納自寓小樓



在海南儋州憑吊了蘇東坡書屋和千年古鹽田之後,坐環島高鐵,從儋州的馬井站,延海南島順時針北經海口再延東岸向南到萬寧…。

九十年代末,多次來海南,那時據說由於中央冷卻海南財政,大規模投資被喊停,海南顯得比較冷清蕭條。

但今時不同,高鐵所經之處,沿線各城鎮,豎起了數不盡的高樓大廈和正在搞建設的巨型鐵塔,一派急切發展的景象。

二個小時車程,在萬寧,朋友接了我和不同方向前來的另兩位朋友,進入一家裝潢觀麗的海鮮餐廳包房晚餐。一陣交杯換盞,互訴離情…。

說實在,一個裝潢不錯規模不小,據說在萬寧也算數一數二的餐廳,做出來的菜只能達到一般茶餐廳的水平,令人意外。這是不是海南還算不錯的城市表面的普遍現象呢

晚餐後到朋友住處,一個很大地盤的建築。原先是一個公寓式度假村,錯落有致,綠樹成蔭…。如今變身為住宅,分別出售,但保持原來的結構,令公用部分十分寬闊和多樣功能。置身其中,如天天住在一個度假勝地里面,十分愜意。

第二天,跟隨朋友組織的小區鄰居數個家庭,二十餘人,驅五輛車,延環島公路北去瓊海的譚門碼頭…。

中途,先到聞名遐邇的“紅色娘子軍”紀念館憑吊一番。

迎面一尊芭蕾舞紅色娘子軍女主角的舞姿塑像,表現的是當年一個地主家丫鬢對抗命運爭取解放的堅毅表情。

進紀念館院子,又一尊模仿當年娘子軍戰士的巨大石像,也許比較重現了衆多娘子軍的形象。進館捨之後,主要展廳的二樓沒有開放。幾乎什麼都沒有看着,只好悻悻離開…。

想起多年之前也來過這個紅色娘子軍之鄉的地方,似乎沒有見到這個紀念館。帶我來的海南當地朋友曾經調侃說,紅色娘子軍之鄉,現在變成黃色娘子軍之鄉了…。不用解釋這句話的含義,但聽了之後使人心生悲涼…。希望這個紀念館的作用,能夠讓人記得紅色娘子軍們,為推翻前統治者所作出的不小於男士的努力和犧牲,以及她們以灑鮮血掉頭顱的代價,所希望換到的理想。

從這里往海邊前行,就是“譚門碼頭”了。譚門是海南東部一個古老的碼頭,1000多年以來,是東、西、南、中沙漁場作業漁場後勤給養基地,和深、遠海漁貨集散銷售基地。

譚門漁港歷史悠久,現在考證可上溯到宋朝以前就有南海漁民在南海捕魚,範圍包括著名的黃岩島等大多數南海諸島。

目前譚門漁港仍可停泊300艘漁船。

譚門距博鰲亞洲論壇會議中心僅四公里。

據知道一年多前在譚門海灣的“腰”部,一

個宏大的建築平地而起,為“中國海南(南海)博物館”。然而博物館暫時關閉了一半的館場,參觀意猶未盡。

展出的展廳中比較感興趣的是一首800年以前的沉船“西沙華光礁一號”的打撈和收



集到的遺物。

這是一艘南宋嘉定年間(大約在1215年左右)的商船,裝載了滿船的陶、瓷器皿,顯然是為出海貿易的。比有明確記載的明朝永樂年間大規模出海的商船航隊還足足早了近二百年。

明朝鄭和下西洋在十五世紀初,而哥倫布和麥哲倫的遠洋航行是十五世紀末。中國比西方的航海記錄至少早了半個世紀。

從這艘沉船的裝置物品知道,中國商船里面裝的是陶瓷器具;而哥倫布麥哲倫的船里裝的主要是槍炮武器,所謂“堅船利炮、船堅炮利”,看來中國的出海和別國的出海,自古以來就有這樣根本的差別。

再觀察那些陶瓷器具,以現在工藝的眼光,多數品質是極差的。但因為它們是“古董”,代表一個很久以前年代的工藝水平,不論水平高與底,它們就身價百倍、千倍、萬倍,甚至連一堆碎片都被認為是非常值錢的。

這里俺沒有貶低古人工藝水平的意思,相反,俺非常贊賞古人的聰明才智和技藝。

所謂“古董”的價值,到底應該怎么來衡量判斷誰來制定這個方法和標準

俺對古人留下來的東西只有用金錢來衡

量這一種方法而捨此無它的現象大有疑惑。那種對古人留下東西贊賞的同時,貶低今時的工藝技術材質的極端做法,更令俺懷疑作俑者的居心叵測。

見過某個電視畫面,一個人拿着一個所謂



“金”錘(恐怕也是用鐵質冒充的吧),敲碎被一堆“專家”認定是“贗”品的藝術品,俺實在不明白這樣做是該褒還是該貶。幾千年,或許對現在的人類是漫長的,但一萬年甚至一百萬、一千萬年、一億年之後,這些被認為“贗品”的,不也是很古很古的古董了嗎?那時候幾百幾千年的差距,還算什么

看看歷史,把同樣的物品損毀,只留一只,以抬高這唯一一只身價的做法,恐怕也是國粹之一吧。

每一個歷史階段,人民所創造出來的物品都有其意義和價值(不是用錢衡量的價值)。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都是可能都是別有用心者所為。

海南是中國改革開放早期的經濟特

區。1988年4月13日,海南省和海南經濟特區同時成立。海南經濟特區,是中國五個(海南、深圳、廈門、珠海、汕頭)經濟特區中面積最大的經濟特區和唯一的省級經濟特區。

海南經濟特區的範圍除了海南本島之外,還包括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中沙群島的島礁及其海域。

但與內地其他經濟特區比較,海南的發展似乎比較滯後,經濟發展一波三折…。

歷史大文豪蘇東坡遺迹的蕭條、千年鹽田景區的簡陋、萬寧高級餐廳菜肴的普通、紅色娘子軍紀念館和海南(南海)博物館的半啓、譚門漁港雜亂、海景“海的故事”的關閉、海口美蘭修路管理水平的落後…。這一切都似乎等待着另一個一波三折的艱難過程。

這樣說,並不是否認離上次來海南後這二十年的變化。二十年,海南變化確實很大。但是我想見到的是一個曾獲得首批開放的佔風氣之先的東南沿海地區更為理想的海南。

那並不是建更多的高樓大廈只有讓外鄉人才能來居住,而是目前還處於相對貧困的海南本島人與外鄉人一起享受經濟發展的紅利…,否則我們就辜負了改革開放的真正意義。

記得改革開放初期,一位曾經的最高領導人期望過,要把海南建成中國的夏威夷。其實毋需什麼都參照別人作比較,因為那樣只會永遠跟在別人後面。然而就是做到跟別人一樣,做成了別人的“贗品”,那又能怎么樣呢

俺的意思,海南就是海南,一個咱們的海南,一個與別人不一樣的海南,一個超越別人的海南,那樣不更好嗎!

匹茲堡海老 KK 從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一日開始,寫到十二月九日…。



海南隨想